

梦断校园



——女大学生生活备忘录



琉
莎
著

梦断校园

——女大学生生活备忘录

琉 莎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邓积仓

版式设计:田慧君

梦断校园

——女大学生生活备忘录

疏莎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2插页 33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

ISBN 7-224-02093-1/I·497

定价:平:14.98元

精:18.98元

一位

以色列老太

太

谈中国

谨以

挪亚方舟,尚可留下您有限的生灵

此书献给死去的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玩

刃



High
Qua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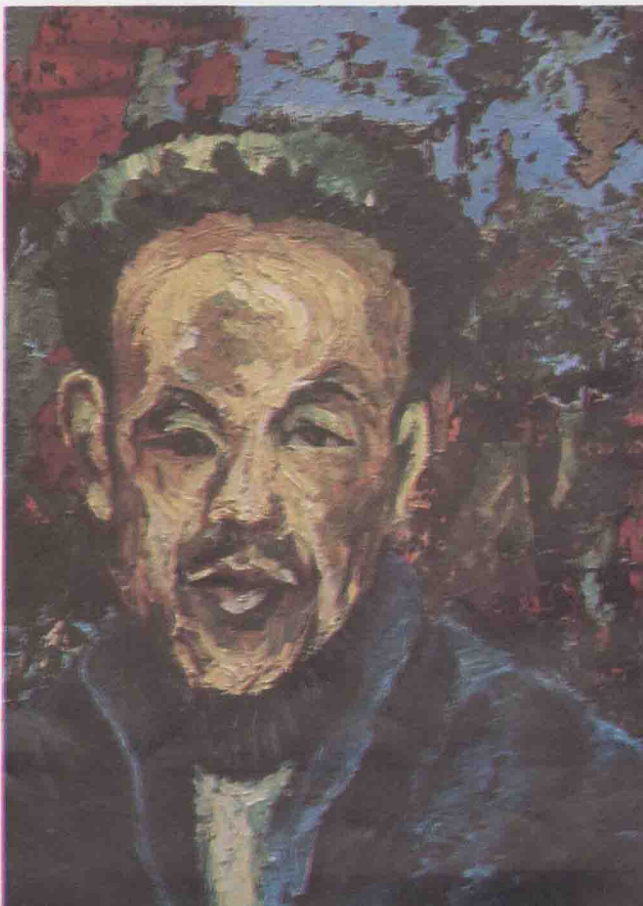


琉莎正在工作

琉莎信箱：(中国·西安南四府街九号《西安晚报社》刘智转琉莎。邮编：710002)

他的学生说琉莎是列夫·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合体，我画了这幅肖像，他却说：「你把我变型了，一半是卢梭，一半是尼采，从哲学上讲，你是对的。」

贝费
九三年三月





亚菲(琳琳饰)

欲眼望穿，还是候不到姜泽楠的消息……
(若影饰)



失望徘徊、迷惘，在雨中屋檐下……(恒嘉饰)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不想给这部书作序，尤其目下人们都不要思考的境况里。就如狠心的母亲生了儿子又不要去承认这孩子是谁生的一样。三十三万字历时五载，五易其稿，尽力地使它完美，又尽力地做着使谁都不要去读懂它。

这是一部关于女人的书，记得一位西方预言家讲过，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度里不会生出列夫·托尔斯泰来，可我终于做完了我会做的事，又不叫做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一种凝注着良知和道德而又使你模糊不定地蓄藏着种种关于淫和私的欲念，如一具从河底里打捞上来的臃肿的没有血色了的毫无挂牵的尸躯，周围却还要围着许多只面目慈善的狗，这世界最清楚不过的东西大概莫白于此了。

上帝赐福于您！

福将您化为祭礼！

人——是一件祭品！

“女人，您在不住地编织着给自己的梦，却为何又同时地不住地给自己挖掘着往进跳的一口井……”。

写到这里，我疏莎不会知道自己会是什么东西了。

疏 莎

1993年3月

楼观台记

秦岭之麓有一山，山中有池、有寺、有庵、传老子说经于此，故以楼观而得名。

环石阶百步，有一小庵，高余丈，宽五尺，檐柱朱色，竖于屋顶，檐间龙纹玉琢，柱端有联：“持善者为人不仁焚香亦枉，怀恶人弃邪修德不揖亦生。”

绕小庵百步，正院，往行人熙攘，有叟、有童、钁、儒、妇。

至上殿，道德经碑林立，壁头残宿露痕，一代风流墨翰千古。穿廊而过，老子整冠拂袖，相生相得，方闻其声语。

前置一桌，上有香、有坛，旁有一箱，封有黄纸，顶有一口，口下“道真福全。”往者一币一钲，不拒数目而投入，祭香亦可，跪地亦可，还愿亦可，立观者多矣。

一钁（政法学院一年生）方二八，上着蓝布，下牛仔裙衣，拨人而挤入，燃香三枚，恭敬而跪，祷告有三：“一愿分配留城西安；二愿金榜‘研究生’题鸾；三愿（默而不语，两腮泛腴）”……围观

者哗然。

背殿置盘，状若磨，上有槌，大若斨。三褴褛妇人，席地燃纸，旁置一篮，内有黄表，清壶，供果。面如表色，闭目合手祈祷……

数刻，取篮中黄纸、对角折三，持于右手，绕香三拂；左指轻弹之；复三。

观纸中有粒、色悦；拍土倖归。

“灵丹除疾乎？”客曰。

对曰：“然矣！”

以金兑纸，辍妇而行之。

东往之，流水潺潺，茂林修竹，登顶俯之，“渭川千亩，气象欣然。”百虑而弃之……

小宿仙池，三人一围，五人一尊，嬉笑喧餐，忽夜总会莺歌伴眠，忽迪斯科翩跹……

过午有三，折一清竹小叶依在胸前，偎偎恋恋。

“同志，过来，”“损坏花木，罚款伍元。”

清明过七，学生罗燕、其妹小燕铭，友人王贞一并楼观一行，清风和日，桃花盛开，春意盎然，真乃“绿风倾得人心醉，红雨荡尽帝王杯。”朦胧之下，欣然命笔，书《楼观台赋》作忘却之归宿。

丁卯年（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于西安

——

珊珊在汉阳姥姥家“度假”的日子超过起先的日期是第八天了，可在现在她还是不想从这儿离去。主要在来的一个车厢里她相识了青年少尉林漪，她知道这位年轻军官就是她来的这座城市里署长的儿子，她对她能和他的相识；这位军官留给她的印象；那美貌动人的西洋人一样的蓝的眼睛；悬在半空里的鼻子；珊珊不能一下子就这么将它丢开。可是还得在明天就赶回西堡，因为离开课只有两天了。得返回西堡，继续读她大学里的那些书。

整个夜晚珊珊显得额外兴奋，整理着她和林漪在一起拍下的照片，她希望她回到西堡后他能时常去她那儿，最后她想到了在下个学期里她要进入学生会，她担任学生会主席后将会使她在整个校园里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些事情使她在心里发出着冲向嘴角边的微微的甜笑。

“我真幸运，我做什么事儿都这般幸运。”珊珊这样地给自己

兴奋着。

已经三点钟了，外祖母在屋外喊过之后，珊珊还是不能去睡，坐在床边兴致勃勃地对着壁墙上镜子中映出来的自己的那鲜艳的脸，她被这少女现在迷人的酒窝和翘起的朝外露出一只镶金牙的嘴角全逗动了。

女大学生古立在周末的舞会上相识了作家欧阳琛。欧阳琛的情感顿然起了变化。不像对于先前的林薇、吕曼那般来得迟缓，而在他给她的第一封信里就写了这样的话：

“……请相信，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形里，你是我的妹妹、情人、妻子，我都是满意的……”。

欧阳琛的信使古立不能确定在起初给欧阳琛的信里约下的日期再去不去他那儿。对于有人朝她倾爱，在先前是有过的，可从都没有这位青年作家这回来得这般猛烈和快。

已是周六散完课的日子了，古立还是不能确定这件事。她在想，她去了欧阳琛那里会不会给他的想法中构成一种印象，即她已经同意了在他给她信里的全部观点，或者说这样一来，将不能自容地使大家谁也无从摆掉和洗脱将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可她又不甘愿就这样把这件事放过，在她的心里犹如有一位观梅止渴的人儿在树下站着，一直地候立了十九年，可在梅荔要熟得掉落在那人口里的那阵子儿，却忽然地又被那人想到了里面会不会有虫子，古立显得格外矛盾。因为，对于这个欧阳琛，她只知道他精干，有名望。其它以外的，在她预先思考的关于幸福的因素里还不能显得十分明朗。

古立征得了珊珊的同意之后，于第二日的上午便和她这个素日要好的中学时期同学一道叩开了作家欧阳琛的门。

是学生吕曼开门迎接了客人。屋子里已有了许多人，陆续地又有人进来，不多会儿，主人也回来了。随着大家在一起的攀谈和欧阳琛给她们的相互介绍，先前一直在古立心里盘错着的迷团总算驱除了。她在欧阳琛那里知道了这些女学生是来自七所大学，到这儿来一起座谈欧阳琛的小说。她和大家一道度完了这个周日，这是一个对古立从来未有过的、填满激情和欣慰的周末。

“圣诞日”又是一个星期的周日了。古立宿舍里的同伴们做了要“欢度”的打算。这种想法是在先就有了一种努力。不只是因为她们所处的学校和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没有象样的教堂，而是她们起初就不信天主，这种节日对于不是洋人又不是基督徒的古立和她的同学们历来都不会有多少兴趣，三年的大学生活里从来没有把它看作一回事。

教堂设在琉璃街中段朝西的一个口的拐弯处。几间破旧的土瓦房套凑起，圈成一樽八角式的由着土、木垒起的双座圆顶。从里看去全然是通的，一直地通向圆穹的阔宽得由着许多廊道和壁门砌起的通道的墙，加着是圣诞日，又加着大家都是头一回的突然觉到得对教堂有点兴致，所以，这个晚上，墙的内外灯火辉煌。

执事在先一日就洗刮过了要准备的脸，仪服的下面不踏靴子，由旧式的圆口布鞋套挂上去。祭司手里的那本包着蓝皮儿的光泽夺目的书和挤夹在台阶中端由盖上白布的三顶长桌圈起的位子里突冒出来的桂花长褂在这个时候也显得愈加鲜艳，不难确辨穿这桂黄长服的人儿就是这里受大家最信赖、最尊敬的耆宿，依旧是同样的刚洗刮过的不留胡须的脸儿，肥胖的匀称，使本来矮小的身子由于脚下垫上去的木墩儿，在这个晚上也全然

变为了高大的喜气洋洋的，红光迸发的抖擞老头。

七点多，教堂里挤满了人，有在这里做事的洋人。国人中除过少许的基督徒外，多是围热闹的年轻人，辉煌的殿堂里外簇拥着男女。古立的校徽被新添的浅褐色棉纱外罩覆盖着，手由欧阳琛的一只朝后的手拉牵着，好奇和新鲜，包括先前不有若何思考的想法给着欧阳琛朝前的拨开人群的那只手，使他和她的脚同时地从围着看热闹儿的人堆里退却了出来，而又把身子故意地在脚尖上偷偷地移入了由着通往殿堂的那个口，那个伸延在院子中端用砖砌起的花坛处的队伍里，有国人和洋人排列在一起的齐整的天主教徒队伍的尾部。

“你会礼拜吗？”

古立对着朝前的欧阳琛的耳朵压低着声音问道。

“请不要说话，照着前边人的样儿去做。”欧阳琛的话语也同样地压得只有他和古立能够听见。

于是，谁也不再作声了，全然是懒洋洋的一种神色驱除着初来时的兴高采烈，使劲地使已经移入队伍里的脚跟朝上提起，将鼻子和头屏在前边人儿的脊稍处。手和脚还得依着前边人儿的办法去做，动作跟得缓迟。可是嘴里是又不能一起合上去唱，尽管先天有着不完全低等的对于曲目的鉴赏，而这种教堂里的曲子，欧阳琛还是古立，在第一次都显得格外的生陌。

古立已经离去了的宿舍里，大家预先备好了菜和酒。可是谁也不知道今晚上古立去了哪儿？一直地等得不能不使这里的每一位失去了耐性而感到厌倦的情形时，最后决定留下了古立要吃的那一份，就动起了各自抓东西吃的手。

录音机激情尽致地叫响着，曲儿为着女学生们的节日欢呼。于是姑娘们便跳跃起来了，吃喝声、酒杯磕撞声和接踵而来的嘶